

姓名

留言

陳真

登錄於: Tue Sep 21 23:02:38 2004

<http://tw.news.yahoo.com/040921/43/105d7.html>

中央社 2004 / 09 / 21 (星期二)

何大一：中國大陸愛滋病臨界爆發流行邊緣

【中央社】（中央社記者紀錦玲華盛頓二十日專電）愛滋病研究專家何大一今天在華盛頓智庫卡內基和平基金會一場餐會表示，中國大陸愛滋病已到了全面爆發流行的邊緣，如果不採取積極防治措施，到了二〇〇〇年中國HIV帶原者，將高達一千萬人，甚至更多。

何大一說，目前中國大陸擴散較嚴重的地區，包括新疆、雲南、河南與湖北等地。前兩地因為外國旅客、毒品交易等管道感染愛滋，後兩地因為農民賣血而感染居多。

他指出，大陸上海等沿海地區，可謂列入已開發國家，但走到河南內地，卻還在「開發中」，農村非常貧窮，農民需要靠賣血賺錢，給小孩子付學費。

這位愛滋研究專家感傷地表示，河南省因為賣血普遍，愛滋病很快擴散。他曾經到這些農村，發現農村所舉行的葬禮，有百分之九十是因為愛滋死亡。村裡有太多太多愛滋孤兒。

何大一說，根據聯合國統計，目前全世界有一千一百萬個愛滋孤兒，但中國大陸卻沒有確切數字統計，到底有多少愛滋孤兒，這是嚴重問題。

來自台灣的何大一，長年研究愛滋病，今天在卡內基基金會餐會中，當著美國研究東亞專家、中國大陸專家們提出呼籲，他說，聯合國資料顯示，大陸愛滋病流傳速度，已到了全面爆發邊緣，如果不趕快採取防治行動，後果不堪設想。930921

我怕社運

登錄於: Mon Sep 20 00:08:14 2004

我自己先自首好了，免得別人突然看到會心裏難過。這是要給蘋果的（報紙登出前，請勿轉載）。給「同志」們潑這麼一盆冷水，實在沒有惡意；只是很不喜歡台灣式的社運就是了，好像一種演藝事業。

這些根本問題不改，許多所謂改革，只是徒具虛名。所謂社運，從裏子到面子，從皮毛到骨肉，從形式到內容，從手段到目標，幾乎就是選舉的翻版，無甚差異。連講這些都似乎徒然；一個問題，時間久了，積重難返。

那些乍看相似、其實本質上截然不同的東西，卻往往被直接複製，就好像我們不斷從政治人物和選舉這些東西裏頭複雜一模一樣的言行思維，彷彿它們屬於同一種事物。

在台灣，有時你真難講說所謂知識菁英跟政治人物跟社運人士三者之間有什麼差別，至少我實在看不出來。三位一體，全是同一種人；根據同一種價值，用同一種手段，追求同一種東西，對人事物做出同一種評價。

陳真 2004. 9. 19.

=====

台灣社運使人失去熱情和信任

陳真 2004. 9. 16.

我在台英兩地，多少有點社運經驗，感覺完全相反。前者以「論述」為能事，儘隨鎂光燈起舞，動輒治國平天下，講一套漂亮思維。燈光黯淡處則乏人問津，彷彿根本没這回事。「熱情」就跟股票行情一樣，隨著外在矚目程度而變動。

而且，分別心很重，身份有高低，人員分貴賤，沒有幾兩重，往往難以插嘴。社運本是眾人事業，卻成為一種菁英秀場，對外總是名人領銜演出，動輒發表救國救民宣言，彷彿一切因之大功告成。裏頭待久了，喪失熱情和信任，原來改革者比被改革者還封建野蠻。

西方反戰運動很驚人，但我卻從未見什麼「論述」或「名人宣言」。社運就是一種生活，滲透在衣食住行每個層面，而不是特定時空下的一種新聞性活動。比方說向來支持軍火貿易和石油公司（在美國叫ExxonMobil），對它的各種抗議、抵制或非暴力騷擾，從未間斷。一些

侵略戰爭的ESSO
歐洲人的車子上總是貼個「禁止

ESSO」貼紙，上面畫著一根加油管，不是滴出石油，而是滴出鮮血。

西方人並不反智，更不打好高。社運畢竟不是政治本身，更不是學院作文比賽。它是一種信仰，信不信由你，沒有多少議論空間。就跟傳教一樣，著眼於某種概念價值在任何一種現實世界的呈現，而非著眼於某種現實本身。它的正當性，並不來自於某種智性上的（intellectual）認知，而是來自某種道德（moral）態度。它最終不是考慮利害，而是考慮對錯；旨在提倡或確保某種挑戰現狀的價值原則，而不是提出一套符合多數人口味的政見或具體施政藍圖（那是選舉，不是社運）；更不該談什麼武器效果優劣，以便議價。

比方說人權組織，必然只根據某種原則性規範及普世價值來從事良心犯救援或人權保障，不會在政治層面上提出施政藍圖。它當然可以要求人權立法，但這樣一種要求，依然基於某種普世原則或特定價值，而不是基於一套出自利害考量的政治見解。

一些人權團體，比如國際特赦組織，更禁止成員在從事救援良心犯的同時談論該國政治。即便前幾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十分激進的「無國界醫師組織」（MSF），經常譴責列強或獨裁政權之蠻橫政策，但再怎麼激進，也不會企圖提出一套施政藍圖來促進當地和平或解決人權問題。並非他們無能論述，更非懦弱，而是因為那根本不是社運該做或能做的工作。

名稱變來變去的台灣「公投非戰家園」團體，近日重申所謂「止戰取代反戰」的說法，謂之根本思維之思想釐清，但究竟釐清了什麼，我實在看不出來。如果這樣一種社運方式可行，世界各地反戰運動可就輕鬆了；不用再冒著被開被打的危險去反戰，只要從根救起，「止戰」就行，只要叫自己政府和世界各國簽訂五十年和平條約不就得了？沒幾個人會反對這樣的美事吧？但現實是如此童話世界嗎？歐洲各國民意大多反對侵略伊拉克，但他們的政府還

不是一樣照挺美國？

社運該踏實，不要膨風。踏實就是做自己實力範圍內的事，一分實力就做一分的事，不要唱高調，不要自欺欺人。能力大小無所謂，只要把能力所及的工作做好就行。比方說，該「非戰家園」團體必須連署八萬多人，但網站公佈連署人數累計卻停留在一個月前舊資料，僅有七百人。如果連這樣簡單的網頁更新工作都不願做好，何必宣稱什麼千秋和平大業？

我不是要比賽誰做得多，做不做社運都無所謂，畢竟它只是少數人企圖改變多數人的一種活動。我只是想說，為什麼言行不能平實一點，切實做好那些能力所及的工作就好？何必好高騖遠唱高調？動不動就是大連署、大運動，大願景、大論述。

話語總是可以講得動聽，但人們的熱情和信任，經得起幾次唬弄？台灣社運界老怪罪民眾冷漠，但人們的冷漠總是其來有自。

我喜歡禪

登錄於: Sun Sep 19 22:42:38 2004

不好意思，玄只是指看不懂的意思。

不說玄，說禪好了，太禪了。原來我是得滿分啊，我還以為是得兩個零分。好"禪"啊! :)

進桑

be totally in a world

登錄於: Sun Sep 19 18:49:00 2004

我就討厭「玄」這個字。不是一再叮囑嗎。

陳真答對了呀。我不是給了一根竹筷和兩個蛋嗎。是滿分呀。那不犒勞啦。

亂碼是系統故弄玄虛，自成亂碼，它多次毀了樂譜，我也不改了。

陳善淨



是因為太好命? 還是因為人心是鐵做的? 彷彿根本無法理解他人。

一個人如果真能理解或真的在乎別人的痛苦, 絕不會這樣子講話。

陳真

=====

聯合新聞網 2004 / 09 / 19 (星期日)

醫學教育 從服務做起

【聯合新聞網 校園特約記者 袁瑤笙 / 報導】 如果問台大醫學系的學生, 成為一個好醫生, 最需要具備什麼樣的精神? 相信他們會不假思索地說: 「服務!」

擔任義工 吸取經驗

服務課由醫學院於86學年度率先推動, 一年後全校共同實施; 比較特別的是, 醫學系的服務項目除了一般的灑掃校園、協助圖書歸架之外, 在二升三的暑假, 更特別規畫了一整個禮拜在醫院當義工的機會, 同學可以選擇台大醫院的社工室、病歷室、緩和病房、公館院區、桃園署立醫院、國泰醫院, 或者去醫學資訊組協助架設網頁及資料處理。其中緩和病房以及國泰醫院與病人有更多直接接觸, 雖然辛苦卻更有成就感, 是其中最為搶手的項目。

去年在緩和病房服務的陳同學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們為病人辦了一場小型音樂會, 會後還有一位癌末的阿姨點了「台北的天空」; 他們為此特別去找譜、排練, 當阿姨聽完他們用心的獻唱之後, 已經半盲的眼裡不自覺流下感動的淚水。

另一梯次的盧延榕負責照顧一位肺癌末期的老伯, 老伯之前由於家境清寒不能得到妥善的照料, 入院時病況非常嚴重, 全身的褥瘡潰爛並發出異味, 他不但自願協助照顧老伯、推老伯去花園曬太陽、陪老伯聊天, 甚至還幫老伯洗澡; 他說: 「這是生活經驗裡第一次接觸這樣的病人, 與老伯死亡面對面, 雖然難免恐懼, 但是一旦克服了, 就能感到助人的極大快樂。」

接觸病患 心境不同

在台大病歷室服務的李孟臻, 在送病歷時被精神病患誤以為是主治醫生, 一直拉著他尋求幫助, 那名病患一家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只好互相扶持著來看病; 這個插曲讓李孟臻十分震撼, 因此更堅定的希望能夠成為一名精神科良醫。

台大醫學院負責服務課的教授說, 服務課的目的希望同學忘記「醫生」身分, 從義工角度來看待整個醫院的體制, 一方面可以學習如何無私無我地奉獻, 另一方面也是期許同學們因著這樣的經驗, 將來真正成為一名醫師之後, 仍舊可以對醫療機制有比較全面的視野。

在國泰醫院服務的郭庭均最難忘的經驗, 是跟著醫師深入老舊眷村為老人義診。雖然只是陪老人聊聊天、協助資料填寫與問卷調查, 但是「握著他們手的一剎那, 我才深深體會到身為醫者的快樂。」

對啊, 本來就是一堆亂碼。我也是看不懂這題目是什麼。好玄。

陳真

下面兩篇留言中的"題目", 亂碼嚴重, 不過因為編輯後台部分原本看到的就是一堆亂碼, 所以無法修正, 請見諒。

怡靜

